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衍義卷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陳炳

周易衍義卷九

元 胡震 撰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進也不謂之進而謂之晉者晉有明盛之義故為晉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故為康侯

康侯治安之侯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晉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同德在上而言則進于明在臣而言則麗附乎大明之君而受車馬之賜被晝日三接之禮也夫聖人之懐諸侯不在于禮文之末而在于盛德之昭著車服之庸舜行之則足以一朝覲之心三匹之賜恵王行之則反以啓僭叛之萌下車之美文王行之則足以協懐来之情下堂之見夷王行之則適以貽卑替之譏此无他六服承德者足以行禮

德不孚於六服者不足以行禮庶邦享德者足以行禮德不著於庶邦者不足以行禮今晉之君至順而麗乎大明則明知有臨而天下咸仰君德之知上行而進之以柔則仁柔有容而天下咸仰君德之仁明知以臨之然後禮物以錫之仁柔以先之然後誠意以接之昔者成王之嗣位有緝熙光明之知有忠厚内睦之仁當是時伯禽封魯太公封齊召公封燕唐叔封唐畢公封畢自毛聃而酆郇祖之昭也自邘晉

而應韓父之穆也自凡蔣而胙祭叔父之嗣也蓼蕭
諸侯鞗革沖沖卷阿吉士車馬既庶錫予之禮何其
至也燕笑燕語以寫我心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接下
之禮何其濃也降及春秋錫非所當錫而歸仲子之
賵者非禮也接非所當接而從晉文之召者非禮也
德音有瑕何以為禮周之子孫誦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之詩能无愧乎彖曰晉進也釋卦名也明出地上
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也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也明出地上離乘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柔進而上行六自四上行而進于五也大明之君諸侯順附被其寵錫待遇之禮而衆多榮顯也程氏曰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潘氏曰順德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柔中之君寵遇乎治安之侯君明而柔臣順而附治安之世光華之日也寵錫之蕃接納之勤不亦宜乎君之德進于明盛臣之位進于光顯

皆晉之象也此卦其變為需卦其象日出地上晉明之象其占有其德則受其寵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益明之象君子體之格物致知以啓其明明德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致其明明德之實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昭其明明德于外也楊氏曰日月掩則明者曀心有掩則明者盲明出地上則孰掩夫日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晉之下晉之始也陰柔居下始進而應不中正故晉如而受抑退又摧如也卑而無位未受王命故未能深見信于上曰罔孚也為初六者不亟于求進而守之以正故吉不急于求知而處之以寛裕故无咎夫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徳世之躁于求進者汲汲於媚上不能屹立於進退之間而貽凶於身者比

比也於正道乎何有世之急於求知者悻悻以悶世不能怡然于疑信之表而貽咎於人者比比也於和德乎何有君子人歟曠其性天大其闓闢進而見摧則守節秉義吾心之正道自如進而罔孚則樂天知命吾心之和德自若楊氏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此爻得之矣象曰獨行正也謂其欲進見摧而獨守正也曰未受命也謂其未受爵命宜處之以裕如也程氏曰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廢官失職以為裕則一

曰不可居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居中得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言不能无憂也然上雖无應而與五同德相感守其正道則必受大福于六五柔中之君是受福于王母也王母六五柔中之君也蓋有中正之道則有中正之福六二之晉如愁如者想其愛君憂國隱然丹衷非若小人患

得患失之心也枉已求進亦不肯為是以能守其正道終獲乎上終受介福于柔中之君也象曰以中正也以中正而受視不辯禮義而受萬鍾之粟者不同矣楊氏曰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為憂不以進為喜若此可以得吉而受庶馬三接之福矣童溪曰食人之禄必懐人之事乘人之車必載人之憂凡委質以事人者舉皆然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以六居三不中不正本皆有悔然三在下體之上順之極有順上向明之志而下二陰皆信從之其悔所以亡亡其不中不正之失古人云謀從衆則合天心夫物我之孚忌刻之消也誠信之懐謗讟之除也衆之所以信三者信其非貪位而苟禄也信其非背明而向暗也信其可得君而行道也象曰上行也其志為衆所允信是亦可上進而悔亦可亡也蔡氏曰晉

進也唯明故能進初二在下遠明而未敢進故摧如愁如三順極明近與衆同志上行故衆允悔亡大如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如一隗入燕而羣賢至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九四不中不正貪據高位喜接衆陰前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如鼠之晝伏夜動貪而害人貞固守此危厲之道夫人稟隂陽之全而靈於物居貴近之位而高於人以其心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以其資則可

以為皐夔為周召而乃貪冒無知為人所惡儕之於鼫鼠是何為萬物之靈而與醜類同耶嗚呼石顯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而綬若若邪其人自不知熏官據埶之可賤也於鼫鼠乎何別敬宗義府威寵機灼謀逐忠臣賣官市獄門如沸湯其人不知貪權冒賄之為汚也於鼫鼠乎何別鬼貌之子陰賊險詖媢賢嫉能妻任貪鄙殘害忠良天子不覺其姦邪其人自不知恃權竊位之可羞也於鼫鼠乎何異晉

之九四不中不正冒居高位其固寵怙恃奔競貪權者蹶其失身其蠹良其悞國微而不保四體大而不保天下於鼫鼠何以異也九四居人位之貴而自賤其貴吁可矜也象曰位不當也謂其以不正處高位所以危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自昭明德而无患得患失之心此其所以至善而无

不宜也六五以柔居五本有剛德不足之悔以陰居陽本有不正之悔然居離明之體以柔居中既中且明其悔必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失得勿恤則往吉而无不利也失得勿恤猶言勝負兵家之常失也不須問他只是自昭明德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象曰往有慶也揭失得勿恤而言謂无所計謀者乃吉利之本歟白雲曰勿恤一已之失得獨以離明自昭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蓋

子告滕文公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失得勿恤之意強爲善也程氏曰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剛之晉者貴循乎天理上九進而不中不正是觸物之威也以人欲而爲剛非剛之正明之進者貴燭乎天

理上九進于不中不正是觸物之明也以人欲而爲明非明之正上九以剛明之資而至於首又晉而至於角剛明之極也明極必窮物剛極必觸物惟忠攻伐人而已是剛不自治明不自照所以厲然聖人許其吉且无咎者若反其中正而惕厲自攺則吉而无咎也若恃其剛明而貞固執守羞吝之道也子玊剛而無禮陽處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象曰道未光也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程氏曰人之自治

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居邑者治内也上九以剛而極于進能治其私邑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嚴厲非中和之道於自治雖有功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夫日月在天萬古照臨雖晝夜萬變不足以傷正明之全象寶鑑在匣妍醜畢照雖啓閉萬變不足以傷正明之全體明德在心萬理澄徹雖患難萬變不足以

傷君子之明德因晝夜而變日月之全象因啓閉而變寶鑑之全體因患難而變君子之明德天下寧有是理耶天道流行生育萬物斯人之生得二五之精以為形得無極之真以為性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渾融其本體之明固不必求之性分之外也然明之不蔽安平易能危疑急難而不失其正者難能也且明夷之時以離之日居坤之下日入地中明之傷也是之謂明夷上六為昏暗之主六五近之明傷也

是之謂明夷夫子彖易以文王箕子當之蓋聖賢處明夷之時唯此時危疑予唯不失其明予唯艱難而守正明雖若傷於時而正明之德不傷於心文王用一卦之道故內焉離之文明則用之以不失其聖外焉坤之柔順則用之以服事殷是故以此蒙犯羑里之難而紂無所施其虐卒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向之所謂傷者今赫然而明矣箕子用一爻之道以柔中之道守天下之正理不唯利于居易亦利于處艱

難處難而利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艱難而傷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則以險難而傷其明何貞之有卒之陳洪範大法以示天下而向之所謂傷者今赫然而明矣大難以天下言内難以一家言彖曰明入地中明夷以卦象釋卦名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以卦徳釋卦義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也然柔順蒙難實則晦明正志之意而晦明正志

實則柔順蒙難之道文王箕子非有二道也此卦其變為訟卦其象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之象其占利艱貞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日之自晦以為明也莅衆用晦君子之自晦以為明也涖衆之道患在於任智而有作聰明之累患在於大察而無包蒙包荒之量強明自任洗垢索瘢小過不容失其莅衆之道是乃所以為不明也

知周萬物守之以愚得其涖衆之道所以爲明也楊氏曰明夷卦用之以處險則爲文王箕子明而晦用之以居易則爲涖衆之君子晦而明明而晦故全已晦而明故燭物又曰察見淵魚者不祥古之聖人埀旒蔽明黈纊塞耳用晦而明也晦而明只是外晦而內自明

初九明夷于飛埀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九陽剛明體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昏暗之主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進如于飛而受傷復垂朶其翼也君子見事之幾微始雖見傷而其事未顯故行去避之三日不食去而不食其禄也主人不知幾詐其遯去之速故有言也夫人不能守身於明夷之世者其失有二一曰苟禄食二曰恤人言志在苟禄窮斯濫矣顧恤外議内斯揺矣我將固守節義則禄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受何慕乎爵禄之榮我

將持守己志則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何顧乎世俗之謗明夷六五暗主在上傷陽明之時其朝廷昏迷而傷明哲之時與此時此際君子飄然遠引之時也然非靈龜不舍尔頤不覩不聽浮論不顧流俗者不能行己志也象曰義不食也非義不就于人言其何恤哉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人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逢蠭起而獨潛身

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何足怪也楊氏曰初九晦己之明避上之暗即當去之之速何食之暇其孔子接淅而行伯夷太公避居海濵之時童溪曰明夷之難在上而初最遠之故明夷于飛垂其翼不宜上而宜就下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股在脛足之上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以

右立為本也左股手行之用為不甚切六二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傷相害如傷左股而害其行亦不甚切也二離明中正之道雖受傷矣能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此舍危而從安則速行從安之道斯免於危舍難而就易則速行就易之道斯免於難象曰順以則也柔順而中正是順合乎中正之則所以轉凶而吉也潘氏曰傷于左股傷未大也策馬去之

順乎理也童溪曰夷于左股則左股常見傷矣此所謂羑里之厄也當此之時所謂用拯之道何也曰上欲拯吾君為无過之君下欲拯斯民為无難之民此吾所以不敢不用其力也此文王之順德而不敢失乎為臣之則者然也故曰馬壯吉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他卦九三與上六爲正應在明夷之時爲至明克至暗之象九三居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大首暗之魁上六是也九三與上六爻相應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吉也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若革之遽必駭懼而不安故曰不可疾貞或曰投機之會間不容髪一日縱敵數世之害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有毒孟賁

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以明去暗疾而馳之何不可者抑不思掃除元惡固不可以後時亦不可先時而遽為九三之時如日猶伏于地中而元麗天之明也剛明之極屈於柔暗之下以下之明除上之暗使其不前進則是天下无時而可明使其遽于進則又時勢不可以亟為昔者成湯之興于夏臺文武之興於羑里其以此歟當是時賊仁賊義之獨夫昏迷于上聰明睿知之神聖昭著于下以成湯文武為明德

之首而去昏暗之首何不可者然且五進伊尹而就之何其寛裕而不迫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何其隱忍而不亟二三聖人之心蓋謂革命之事不可以遽為幸而桀紂有能一日變昏迷而為明哲則成湯文武固與斯民相忘于文明之世可也不幸而桀紂之昏終不可開天命人心之責終不可辭於是始奉天明威前進而獲其首惡之功聖人之正天下固和緩而不敢有欲速之心也象曰大得志也以下之

明去上之暗其志在于去害而已雖然鄭伯克段舒徐不發必待其釁鄭然後誅之議者譏其匿其機而使之狎養其惡而使之成然則成湯文武其亦養桀紂之惡而使之成歟曰非也湯文唯恐桀紂之不明鄭伯則欲叔段之不明湯文則因桀紂之昏不得已而除之鄭伯納叔段于昏然後得而除之其用心公私實不可同日而語也此可以觀天理人欲之分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

獲心意也

六四居坤體其象有二以地之幽隱言之則處坤地之下僻左之所也以道之幽隱言之闇主在上昏闇之朝也入于左腹幽隱之所于出門庭幽暗之地去暗尚遠可以得其本心也夫古之君子處明夷之世遁于畎畝逸于林泉居于海濱是入于幽隱之地也然地雖至幽而明德不容幽是明夷之世而得其本心者也遠爾亂邦逃爾權門避爾昏闇是出于幽隱

之朝也出乎幽昧之國而入于寂寥之野是明夷之世而得其本心者也象曰獲心意也言得本心也昔微子以父師之尊而居明夷之世君昏于上而有以傷其明卿士昏于下而有以傷其明九重門庭之内已冥冥若暮夜昏暗之室微子以父師之賢明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出于荒野顧吾心之所得唯如此而已飄然去之妙得本然之心明夷之六四其微子乎程氏曰六四以隱僻之道自結于君

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得其心而後于出門庭行之于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行之於外潘氏曰上六爲傷明之主六四同九三相與克之九三夷于南狩而馘其首六四入于左腹而誅其心九三剛故以兵勝六四柔故以謀勝于出門庭逐于外也朱氏曰左腹者幽隱之地傷人之明者上六也四進坤體曰入去上六猶隔六五故以四爲左腹入其腹得其傷明之心故曰獲明夷之心

幸而稍革尚可避去于出門庭得意于遠去之義也

四以柔正居晦地而尚淺故猶可以遠去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近上六傷明之主若顯其明見傷害必矣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免於難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五位之中即皇極之大道九疇之樞紐綱常之大義君道之大本五行五事此其歸也八政八紀此其會也三德稽疑何莫非皇極之實事庶徵五福何莫非皇

極之明效前乎箕子神禹得之而王夏後乎箕子武王得之而王周彼箕子者商家之臣方寸之間涵造化之貞機藴九疇之實理躬行日用不出乎此故其丁明夷之世所以立身行已內難而能正其志者皆不出乎皇極大中至正之道象曰明不可息也謂其雖遭患難不失正志明不息滅也朱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而為奴

以免于害佯狂為奴晦其明也不受封去之朝鮮者
正也他外雖狂而心則定也故彖曰利艱貞又曰内
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楊氏曰所謂内難者非為
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
於惡則明滅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
於天五陽明六陰晦以六晦五故為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
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下五爻皆言明夷是有明而見傷者也上一爻說不明晦是實晦而不明者也以陰柔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以墜厥命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也以一卦言傷離之明者在坤坤為晦以六爻言傷下五爻之明者在上故上獨為晦上六為明夷之主昏闇之極聖人猶推其有登天之明者謂人物之生純一而虛明者其初也雜擾昏亂者非其初性也反求其初本心

之靈皎如日星本可明照四方周知萬物也今焉昏
闇之極而有入地之蔽者特為氣稟所昏物欲所蔽
耳夫豈其性之本然哉象曰照四國也又曰失則也
始有普照之明後失本心之則是特失其初耳嗚呼
使上六能全其本初而不至於終蔽其明則日月照
而四時行可以為大舜照臨四方可以為文王顧乃
明傷之極而終不明善以復其初初有登天之明而
後有入地之暗吁惜哉楊氏曰紂之嗣位聞見甚敏

材力過人初登于天照四國之時也及其昏棄厥德而為獨夫後入于地失則之時也所謂失則不特自失其明一身之則而已禮壞樂崩政弛刑濫三綱淪九法斁失為君之法而不協于四方矣唐之明皇初年聰明終年昏淫亦此意也楊氏曰上文為不明晦之主紂是也自五以下皆處明夷者五箕子四微子三武王二文王初夷齊在商莫難于箕子在周莫難于文王故以文王箕子當之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貞則家道正矣一家之内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有長幼宜无一之不正而聖人獨專以女正為言何也曰女之為女奉承祭祀此其本也參配天地此其義也是為先祖之後是為宗廟

之主是爲人倫之始不先有以正之則名分不正而骨肉乖離亂法斁倫而長幼不綱以一息嬀而屋三國之禍以一夏姬而合數國之争啇以牝雞之禍亡周以褒姒之禍削漢以此而有人彘之變唐以此而有則天之變古今亂亡之由上下殄滅之原未有不由于女之不正也向使天下一皆犯牆茨桑中之醜一皆犯鶉奔敝笱之刺則人之類滅久矣一皆昧汎彼柏舟之義一皆失習習谷風之正則人之類滅久

矣曾謂一家之中女為人倫之本可不先正乎雖然齊家之道固由女正而所以正者又在於正身以為之本向非在我正踐履之分以為之本則欲内之克正亦鮮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係乎綱常參乎化育者在是君子知斯道之造端乎夫婦致察乎天地則戒謹恐懼无時而敢忘尚安有纎微之不正哉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此以二五釋利女貞之義也六二以陰居陰則

女正位乎内九五以陽居陽則男正位乎外男女之正人倫之本也合天地陽尊隂卑之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亦以二五而推一家尊嚴之主也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治天下之道即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家正則天下定矣趙氏曰父義

母嚴母何以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蔽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況家之子弟敗倫滅禮者多因母之慈而庇其過以成之耳今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童溪曰父道主恩過於恩則害於義故為父母者欲如嚴君之正一家易所謂家人有嚴君焉是也君臣主義過於義則傷恩故為君者則

如父母之子庶民書所謂元后作民父母是也楊氏曰自古破家亂國亂天下者婦人也克家御國一天下者亦婦人也幽王之褒姒害治之婦人也文王之太姒興治之婦人也此卦其變為解卦其象正體互體備六子之卦家人之象其占利女貞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巽風在外離火在内風自火出則外自内出所以為家人也一家為外一身為内身修齊家所以原家人

之本也故言之无法不足以為一家之法行之无則不足以為一家之則言不過物則言无非正而善言足以正其家行不越常則行无非正而善行足以正其家童溪曰有形可指謂之物言而有物此誠然之言也不失其度謂之恒行而有恒此誠然之行也君子之言行其著見乎外者火之象也得於觀感而无不化者風自火出之象也風取其化火取其明是由明而後能化也文中子謂家人之道明内而齊外火

者明也風者齊也以明而齊則正家之道盡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正家之道當防閑於其初初九以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故悔亡古之人所以男女之别截然而甚嚴內外之間蕭然而有限若過於禁防者以閑家之道當如是也考之禮經男女授受不親防其始也嫂叔不通問防其始也七年男女不同席姑姊妹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内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

湢浴一室也亦不共椸架微用也亦不共皆所以防其始也不然蟻穴不窒終于潰萬丈之隄桃蟲不戒終于類千仞之木始之不謹末流之弊能无瀆笱之醜乎此閑有家則悔亡也象曰志未變也志未變而預防之所以无悔也或曰家人以恩合者也若以閑言則彼此不相信而有待於禁防骨肉之恩得无薄耶曰情之一者家人也分之殊者亦家人也其情一則恩意懽然而無閒其分殊則倫理確然而不易情

之一必嚴其分之殊分之殊乃所以爲情之一也夫苟以情而制理以恩而奪義則其弊至於蕩然而无法混然而无等倫理之虧恩意亦從而虧矣是以齊家之始不憂悔吝之不免而憂防範之不至楊氏曰子訓始稺婦訓始至皆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舜之刑于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也魯桓公唐高宗反是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以柔居中巽順應五婦之道也遂專成也婦人无所專成唯在主中饋而已貞吉者居中得正固守巽順之道所以吉也夫女子有三從之道在女從父在婦從夫在母從子失所從之道而自遂其所為非坤柔之道也婦之從夫猶臣之從君子之從父无專制之義无剛亢之法足不下於堂奥視不出於牆屏舍是則失婦道之正矣婦道以必敬必戒毋違夫子為正以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為正詩曰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其所職者如此于以
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其所供者如此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其所以不
失職者如此此外復何為哉象曰順以巽也陰柔中
正而柔順卑巽吉道也楊氏曰居下卦之中用至柔
之才克家之婦也然婦人不當預外事此理之當然
故聖人深切告戒之恐其專權擅命如呂后制政房
闥如則天則不可昔者文王之太姒其所執掌者采

荇菜以供祭祀求賢匹以為內助蠶桑之事澣濯之功而已其他非所敢與也如此則內外不亂而天下化矣自非順而巽則曷臻此黃石公曰女謁公行者亂不守婦道而干預外政致私謁公行亂國之道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嚴急之意嘻嘻笑樂无節也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故有嗃嗃之象比乎二四兩柔之間又有嘻嘻

之象治家之道易以情勝義苟剛而不中雖過于嚴而有悔厲然而家道齊整人心知畏猶為家之吉而未失道也若笑樂无節而情愛暱比之私勝則敗度縱禮失節亂倫家道所由以壞也豈不終可吝乎朱子曰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治家之道嚴則傷恩寛則傷義俱不得為中也然聖人則謂與其寛也寧嚴象曰未失也又曰失家節也謂嗃嗃雖悔厲而其失猶小終可以得吉也嘻嘻而失節

則其失已大終不可以免咎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陽主義隂主利六四以隂居隂介二剛之間以柔得剛以虚受實能富其家者也柔順得正亦能長保其富夫人之致富有以君子而致富者有以小人而致富者人之守富有以君子而守富者有以小人而守富者重而稼穡謹而蠶桑甘而辛勤正而謀畫此君子之致富也節而用度禁而奢侈菲而飲食卑而宫

室此君子之守富也冒貨而无厭貪利而无恥見得而不知義往利而不知恥此小人之致富也鄙吝而一毫不拔厚積而一物不恤殖貨財以自便廢禮文而褊隘此小人之守富也四為陰德而主利居上體而位髙然當位巽順其致富也不貪濁不刻剥不為背理傷道所以吉也象曰順在位也是四以柔巽至正而致富守富非若小人之致富守富也嗚呼周公之富富也季氏之富亦富也然周公之富不傷其德

季氏之富譏其聚斂何哉盖周公以道而富季氏以貪而富周公以勤勞王家而富季氏以竊弄國柄而富其富雖同而所以致富者有天理人欲之分耳若夫石崇之金谷董卓之金塢不義而致富者不特无吉也而禍即隨之至於滅宗絕祀視六四之富家大吉何如哉楊氏曰善富家者不寳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為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利而

富也父子夫婦兄弟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也易之富家即記之家肥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至也男正位乎外九五剛健中正與六二中正相應能盡有家之道此所以不待憂恤而自吉也夫論規矩者必盡方員之至然後不憂其失度論律呂者必極諧和之至然後不憂其失節天下之生久矣其不孝而不祗厥父事者不足道也不慈而不能字厥

子者不足道也不友不恭而不念天顯者不足道也
間有知孝矣而或入于陷父之憂知慈矣而或入于
敗子之譏能敬兄友弟矣而又如隱公之能立遜弟
之節而不免終身篡弑之禍宋宣能推讓賢之義而
不能免與日干戈之慘則人倫之詣其至不亦難乎
蓋人倫之道不詣其理不足以為至循其名而不知
其所以名則局於人情之淺近懵於義理之精微皆
不足以為至者也至若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

賤惡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皆不中不正而非盡家道之至也五之剛健中正能盡有家之道者必其正倫理篤恩義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歸於大中之道皆守乎禮法之至造于有親有則有序之至焉象曰交相愛也夫愛其内助婦愛其刑家盡交愛之道所以无憂而有吉也以六言之剛柔各得其正而以正道交相親愛此九五所以得為一家之主也天子以四海為家得萬

國之懽心交相愛悅无有憂恤也程氏曰五恭己于外二正家于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又王者治天下當以恭己正家為本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故曰有孚然不以人信而或弛律身益嚴故曰威如身愈修則家愈齊保家之道也故曰終吉象曰反身之謂也誠信嚴敬皆為反身自治之事身修則家可齊矣程

氏曰中有孚信則能長久而衆人自化爲善故治家以有孚爲本長失尊嚴幼亡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嚴威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吉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楊氏曰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家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人之終而享正家之吉也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之才善於處睽之時而小事吉也故彖先釋睽之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夫運天下之大謀濟天

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功而無不吉者必其至明足以達合睽之理必其至剛足以行合睽之道必其至仁足以盡合睽之情成湯處夏季之睽而輯寧邦家武王處商季之睽而寵綏四方此其才德之可以濟大事也其或巽懦不武而不能一人心暴戾不和而無以協人心昏暗不明而無以照人心則家庭之睽且不能合何足以為生民立極而合一世之睽乎幽厲不能致周於小康靈獻不能保漢祚之少延此其

才德不足以濟大事也今以睽之卦才言但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者以卦象釋卦名言之離火之性炎上兌澤之性潤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為睽中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睽之義程氏曰二女同居不同行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矣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言之兌說在內而和說內蘊離明在外而文明外著和說而麗乎文明處睽之時雖未必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然免於乖戾之禍是亦小事

吉也以卦變求之柔進而上行自離來者二之柔進而上行於三自中孚來者四之柔進而上行於五自家人來者二柔進於三而四柔進於五以其寬裕溫柔之道居睽之時雖不能運剛健之德以立天下之大事然用之以和乖戾之情是亦小事吉也五以柔順得中而應乎二二以剛中而應乎五雖不能一天下之睽然不至于矯亢過中而甚天下之睽乖是亦小事吉也或曰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

五隂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天下睽離之時必君臣陽剛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泰之叔季天下土崩人心瓦解漢高帝非蕭曹張陳韓彭英盧之臣豈能合天下之睽彖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為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

天下而和合萬類也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功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皆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百殊而聖人為能用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曰大矣哉此卦其變為蹇卦其象火上澤下不相交合睽異之象其占小事吉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矣所以為睽君子觀睽之象於大同之中知其所當異也夫聖賢處世在天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之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悖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洪氏曰同於理而其事異同於治而其政異同其所可同不同其所不可同君子之睽也孔子於彖傳言睽中有合所以濟

睽也於彖傳言同中有異所以用睽也文公曰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趣不同而其歸則一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處睽之初固當合君子以免悔尤不可絶小人以招咎也與君子同行者處睽之正經與小人不相絶者處睽之大權初九當睽乖之初剛動而無位居下而無應固疑有悔其道不能以自行則疑有喪馬之象

然睽離之時同志者相親同難者相謀同道者相合以初之剛應四之剛是雖在下獨立不能有行而在上有應則有以輔其行矣是其悔之所以亡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也然世之所以睽者以小人衆而成睽使君子衆而小人寡則又何睽初九居睽之初以位則下以應則孤我之勢猶微小人之勢猶盛苟不量力度勢而遽有絶小人之意則害己者衆何以禦之謗己之來何以違之為初九謀當廣闊度量以容

接之雖不與之相通以私情亦不失之狹隘使其可化耶則革姦宄為忠良變仇敵為腹心可也使其不可化耶寛和无以懲强暴沈晦无以招禍患亦无咎也昔者孔子能合顔閔同志之賢而不避陽貨道路之見孟子能合樂正萬章之徒而不避王驩朝暮之見亦此意也象曰以避咎也睽離之時見惡人所以免避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或曰皐夔同德豈可通四凶周召同朝豈可通管蔡曰初九之見惡

人豈諂媚以附姦容悅以竊位揖遜之禮不忘於交際之境寛弘之量足以藏垢而納汙禮從宜使從俗不得不然君子所為亦如此耳文公曰睽之諸爻多說先異而後同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巷者委曲之塗非邪僻由徑也遇者逢遇之謂非枉道詭遇也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失之意勝二以剛中之德在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

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然當睽之時須至誠以感動之以善道究轉將順其美以覬其合故曰遇主于巷如此則无咎夫得君於治世易得君於亂世難直情而不失道者易委曲而不失道者難衛靈欲以景監而遇呂不韋以美姬而遇悖理傷道遺臭萬世皆委曲相求之失道也今九二遇主于巷不失道而无咎者何哉以二之遇也非逢迎以求合非屈道以伸身其委曲之中不外乎中正之道也伊尹當夏桀之世而五

就湯太公當商紂之世而遇文王非委曲之塗歟然二公輔佐之功後世不見有咎者以其委曲之中未嘗離乎道也若夫委曲相從而枉尺直尋不能逃君子之譏踰牆相從其取賤於國人者又不知其何如也象曰未失道也睽乖之中而未嘗失道非君子不能也孟子於戰國之時楊墨塞路儀秦縱横因齊王之好色也亦對以太王好色之說好貨也亦對以公劉好貨之說好勇也亦對以文武好勇之說此委曲宛

轉以覲其遇合者然也比遇主于巷何失道之有商鞅之說秦帝不入則王王不入則霸此雖有遇合失道多矣能无咎乎楊氏曰九二剛正之大臣遇六五寛柔之明主宜其君臣相得而止曰无咎者何也有三不幸也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傅說武宗得一德裕无失而已乎未失道路也必相得而不相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夫睽異之世人情之難合久矣我欲倡明道學而導乎義理彼乃耽惑異端趨赴功利我欲存心養性而規矩禮法彼乃縱情蕩性而斁倫敗俗我欲誠實相孚而入乎聖賢彼乃姦宄相尚而妬賢嫉能甚矣合睽之難也六三當睽離之時以陰柔之體而介乎二

陽之間遠求上九之應將進而求合則後為九二之牽制如車輿之曳於後也前有九四之阻遏如牛之執掣於前也一行之間後有挽者前有禦者況上九方懷見豕負塗之惑方懷載鬼一車之疑方懷張弧相向之怒其心迹不能自明是其上之於三又有睽首截鼻之傷於此時也三之欲求正應甚矣其難也雖然天地久閉忽泰則通人情久睽忽通則合三之於上正應當合始為二陽所阨是无初也終必得合

是有終也象曰位不當也又曰遇剛也始之睽乖者以其柔之居剛位不正也終之能合者以柔應以正也吁黄泉之誓母子之睽也至於其樂洩洩則天合之正者本不可以終睽閱牆之變兄弟之睽也至於外禦其侮則天合之正者本不可以終睽昔者舜之睽也父頑母嚚象傲然克諧之孝既至底豫之效亦至有庳之封既聞親愛之效亦聞則是正理不可以終睽也信矣睽之諸爻大抵始睽而終合以睽者合

之本如使本合則非睽矣程氏曰三力進犯四故遭天劓重傷也横渠曰乗剛遇敵輿衛皆困楊氏曰无故而合者无故而離本合而偶離者其終必有所遇三之與上本合而偶離者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睽時處不當位介二陰之間五應二三應上四獨无應在睽而又孤故曰睽孤初九守正不援乎上處睽之至善者也謂之元夫可謂善士也四與初同

德相遇是遇元夫也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則可合睽
又懷危厲之心乃得无咎夫君子處睽孤之時不貴
於苟合必合於善士可也善士不可徒合必交之以
誠心可也誠意不可以不盡必存之以戒心可也故
蕭望之與周堪張猛可謂同德相信矣而不知戒朋
黨之禍褚遂良與長孫韓瑗可謂同德相信矣而不
知避則天之難其焉能免无咎之累象曰志行也謂
必有孚知厲然後其志得行也昔狄仁傑以一身徇

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使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咎又何厲焉童溪曰在四則曰初曰元夫貴初也在初則曰四為惡人愧四也此易獎善嫉惡之微旨四之厄三非惡人而何程氏曰君子以陽剛之才至誠相輔何所不濟唯有君則能行其志爾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噬膚噬嚙其肌膚言易入也厥宗指二也六五以陰

居陽本當有悔居中而下應九二之賢以輔翼之故悔亡與九二合如噬膚之易合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周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也象曰往有慶也言不徒悔亡而往復无咎而有慶也雖然噬嗑之六二以中正用刑故用刑以去間如噬膚之易合睽之六五以柔中而應二故得賢而去間亦如噬膚之易合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本不孤而其才性如此實自取睽孤也故始之於六三見之如豕負塗惡其汙也見之如載鬼一車以無為有怪之甚也張弧射之惡之極也上六睽乖之極疑心

羣起而不可解者未有若此之甚然三之所處者正理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上之於三始疑而終合後睨之弧疑心釋焉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彼此之和合如陰陽暢而成雨夫上九始而是人也終而是人也其於六三何其前疑後信之不同如此耶蓋疑心之蔽真心之晦也人欲之梏天理之微也凡物之逆其天者其終必還譬之物焉動者水之天止者土之天浮者羽之天沉者石之天一

逆其天水可壅而止土可壑而動羽可積而沉石可載而浮迨夫壅者窮則水動之天自若壑者窮則土止之天自若不積之則羽還其天而浮不載之則石還其天而沉有限之人力焉能勝無窮之天理哉上九於六三羣疑者非天也睽極剛過其始之疑正應而若有汙穢者特其天之未定耳及其疑既釋相親相合則天理之定也象曰羣疑亡也始睽而終合无所疑也又曰三以說體而疑於人上以明極而疑人

三以柔順而惡於人上以剛惡而惡人三之暌其咎在人上之暌其咎在已為六三則當順理而安行為上九則當克已而復禮為六三則當知幾而固守為上九則當遷善而改過上下交盡其責回暌乖之風於和合之域夫何難焉守道復性者其鑒於茲楊氏曰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所往而不疑然惟天下之至明為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當上九之始疑於三似唐德宗

之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也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者險阻之義故為蹇難處蹇之事有三所以行之者二趨平易避險阻親大德此三者處蹇之事也守正志行正道此二者所以行乎三者之間也大凡人之

遇險難非蹈履實地趨就樂土則不足以濟蹇非出險而往知難而退則不足以濟蹇非親大德之臣以輔其治親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則不足以濟蹇然平易固當趨苟失其正則有趨利以便已私者矣險阻固當遠苟失其正則有辭難而害義者矣大德固當親苟失其正則有自任私意而不能與同志者矣且蹇之時以卦名言猶足之不能進行之難也以序卦言睽必有難而受之以蹇以卦象言坎水在上為前

有險陷艮山在下為後有阻峻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阻在後而止不能退也皆為蹇義西南坤方坤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體止而峻蹇難之時處順易則難可紓止險峻則難益甚故利西南不利東北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行乎三者之間故貞則吉也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此以卦德釋卦名義程氏曰蹇難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為失

来為得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此以卦變四五相易言濟蹇之道卦變本自臨来歷九變而為小過小過一變而為蹇四陽上往於五而得中道可以濟難四之一陽不可退入於艮體而入於險難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此指二五言濟蹇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二四陰位也而柔居之三五陽位也而剛居之當位而正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此必以正道然後能正身以正四國也蹇

之時用大矣哉贊其用之大也蹇之時非小難之時
蹇之人非小才小知小德之所可用故曰時用大矣
哉此卦其變為睽卦其象坎險艮阻蹇難之象其占
利貞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阻險而不行蹇難之象君子之德有推之
而不行者必反身而修之使可推而行孟子曰愛人
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

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所以濟蹇也困心衡慮皆所以為進德之助貧賤憂戚皆所以為成德之資艮為躬而在内卦有反身之象坎為矯揉有修德之象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來者對待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六居蹇之初隂柔無援往進則益入于蹇止而不進則有見幾知時之美譽來則有譽也夫君子之學為已而已非為人也時乎可進則往而沃君心安社稷利生民亦

為已也時乎可退則來而守志節遠聲勢安分義亦為已也茍有一毫求名譽之心是為人也令初六以往為蹇以來為譽得無近於求名而為人乎曰君子之出處本非為名而設而出處之有其道則出處之有譽亦自然之理也君子之見幾知時本非為名計也茍有見幾知時之實則有見幾知時之譽亦自然之理也况天下之理不過行止兩端而已其行也為非則來而止也為是其進也為失則其退也為得矣

初六君子固未嘗有干譽之心然在我知幾而來無
取辱之事則聞望昭著亦理之自然耳象曰宜待也
宜待時可往而後往也專城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固非君子之容心切切而逃名恐恐而避榮亦非君
子之所容心也故德業未著而畏人知則可有其實
而必欲避其名則不可君子之論惟其中而已矣楊
氏曰初逢難之始宜静退以待時之平而已獲譽於
亂世不若無譽之安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二以中正柔順上應九五為君所任故曰王臣九五在大蹇之中二陰柔之才豈能勝其任故為蹇蹇然二之蹇蹇而求濟非為身故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無尤所以勸忠盡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子不與父同難則為不孝臣不與君同難則為不忠臣之蹇蹇而赴君之難者豈曰為一身之故蓋以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彝之懿吾

不敢不盡其道耳自小人之心言之其偷生以全首領者固不足道間有赴君之難其本心不免有希君要寵之心是亦私而已耳若謂天經地義安知其果能終不叛去也昔者周天子蒙塵於外晉文納王似亦能濟君於難然其處心乃在於伯諸侯秦人方雅荆難而王翦伐楚似亦能解國之難然其立心乃在於富田宅嗚呼是誠何心哉象曰終無尤也唯其非為身之故所以終無尤也雖然人臣敢死亦有為公

而死者亦有為私而死者比干之諫而死子路之為義而死皆出於公謂之匪躬之故可也狼瞫之死敵帥意則在於愧先軫不明之過荀息之死奚齊意則私於獻公不正之託是皆出於私謂之匪躬之故可乎嗚呼非克己復禮之君子安知匪躬之大義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當位與上為應上柔無位不足與濟難故曰往蹇來歸於內反就二陰得其所安陽者陰所宗處蹇

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也夫日往則月來此天象之大經也當來而往則天象紊其經寒往則暑來此天時之大序也當來而往則天時失其序君子之在當世進退周旋行止動靜莫不各有當止之理時當往進止乎往進之理可也時當來反止乎來反之理可也詩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又曰綿蠻黄鳥止于丘隅曾謂九三為艮體之主而不知止乎此九三為艮之主而得止之義故不往入於坎險而來就於二陰

得其所安一来一往自當然之外無容心也象曰内喜之也二陰附陽而喜慕之是反而得其所也楊氏曰三與上為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共濟此陳蕃勸竇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二子往而不反其濟否何如也

六四往蹇来連象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

六四近君往從乎五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惟下連九三之牽引以進初二附三亦相連合力以進乃克

有濟夫蹇難之世非合力固無以濟也然石顯在中書下合五鹿諸葛之徒而不能免斯民之議王鳳握大柄下連杜欽谷永之徒而終於立禍亂之基牛僧孺居唐朝下連皇甫湜李宗閔之徒而終於召朋黨之變居大臣之位而下合同類得無近於立黨以孤人主之勢而得罪於名教耶曰非此之謂也彼之與衆合者以邪合也此之與衆合者以正合也植私黨以竊國寵結私交以固權位彼之所以連衆心者然

也招同志以濟國難合正人以寛主憂此吾之所謂來連也彼以邪合召蹇之禍此以正合處蹇之道也六四所謂往蹇來連夫子釋之曰當位實也是謂正位而得正道之實其來連之有其道也楊氏曰往則无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故曰往蹇來連得位履正當其本實雖遇於難非妄所招也楊氏曰此公果與郈孫接連以伐季氏而昭公出訓與注接連以去宦寺而唐室亂之事也可輕往乎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大蹇者非常之蹇九五處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集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故利於朋助之来或曰九五剛健中正固无召難之理而天下之難有適遭其時者亦聖賢之所不免也文王之聖而蒙大難宣王之賢而遇災豈非君之大難乎然德如文王則庶民子来德如宣王則徐方来庭亦必然之理也若夫奉天之

難至尊犯險蹇可謂大矣當時賢人戮力効忠扶持者輩復於故都祀唐配天倘非從陸宣公之言而有德音之宣布則人心之朋來亦未知其何如也以德宗之言難而動天下之來助者如此況不為德宗者也象曰以中節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有中正之德也程氏曰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以為之助湯武得伊吕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劉禪之於孔明唐肅宗之郭子

儀德宗之李晟是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大難者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此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矣不能成大功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无常蹇蹇極則解上六居蹇之終處險之極往則入于蹇來則比近陽剛正大光明得君行道故其吉

在于利見大人昔孔子窮於春秋而大業不成孟子厄於戰國而大道不行以世无大德之君可以利見耳象曰志在內也以其志在應三而從五也曰以從貴也以其從九五之貴也或曰在五不言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五居坎險無剛陽之臣故无濟蹇之義上六蹇之極有出險之時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為利也程氏曰碩大也寛裕之稱來則寛大其蹇紓矣紓則吉也朱子曰守而不進則為

來程傳之說是上六往蹇來碩只是蹇極有濟之理

既是不往唯守於蹇則必須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

蹇而有碩大之功也

周易衍義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衍義卷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周易衍義卷十

元 胡震 撰

坎下震上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解者蹇難已散之時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難

之既解不事煩擾尚於寛大簡易則人心懐而安之故利於西南平易之地無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静處之若尚有所往當解之事則宜早復不可久為煩擾也夫解之為義有二有運動之規模有安静之規模難之未解非有運動之規模則不足以致解難之既解非有安静之規模則不足以處解昔者成湯解夏民之難代虐以寛而萬邦懐武王解商室之難反商由舊而四海清解難而處之以安静者其治有如

此高祖救秦民於湯火其撥亂反正之功亦高矣天下既定而猶為攻擊之謀是以有白登之辱太宗揭隋民於塗炭其功亦足以揚矣海内已平而猶貪戰伐之功是以有遼東之敗解難而不處以安靜者其禍又如此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此以卦德釋卦名而言其動以致解也坎險震動不陷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唯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也故為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以卦變言之則卦自升來

巽之九三入于坤體是入于西南安静之域坤為衆朱氏曰蹇難之後人皆厭亂四以平易之道往順乎衆而衆與之是以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有功也皆指九二言也謂無所往而來反乃可以得中道趨乎安静也有所往而夙為乃可以成功業圖其安静也此以卦變釋卦辭而言静以處解也程氏曰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壞而後禍亂生聖人釋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當正紀綱明法

度追復先代明王之治所謂來復也此天下之吉也
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
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尚有
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
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吉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
時大矣哉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
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暢和達則成雷雨雷雨作

則萬物皆生發甲坼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賛解之時大矣哉一瞬息間物之甲坼無不解如此其速者不失時也以卦氣言之解為春分雷始發聲王者法天道行寛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徳也其卦變為家人其象坎雨震雷雷雨交作萬物解發舒之象其占利安静則吉當往而往亦吉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作陰陽和暢敷散而為解此天地之所以解萬物之屯而萬物被其澤也君子體之過輕則釋赦之罪重則寬宥之此君子所以解萬民之屯而民被其澤也蓋赦宥者固難解之後與民更始也難之作皆起於小人所以開其自新之路以解天下之難也天地與物為新故雷雨作君子與民為新故赦宥行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居解之初難既解矣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初六

自處以柔則休息安順而無輕動剛躁之過卑下自牧而無好高生事之過上應乎剛則無弱柔寡助之失無眠比柔邪之惑自處安静以休息之上應剛德以依倚之何咎之有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得其宜之謂義以柔順如初六應剛如初六剛柔得宜義无咎也楊氏曰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却臧宫馬武之請之事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物三狐卦之三陰黄中色矢直物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蹇難雖解天下小人常衆六五陰柔之君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二既當用必須去小人如田獲三狐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乃貞正而吉也夫物之相資者不可以相無物之相害者不可以相有

邪佞者中道之蠹也曲學者直道之賊也一邪之種類未絶則前難方解而後難復生矣叔牙旣誅若可解魯難矣慶父在季友之掌握而不竄之遠土未幾而復有簒弑之禍欲得黄矢而貞吉可乎五王㸃武而興唐若可以解唐之難矣武三思在其刃下而不即置之典憲未幾而反斃於姦惡之手欲得黄矢而貞吉可乎是知邪媚未去則中直之道未有得行者也象曰得中道也謂得中以行正也或曰天下之難

已解小人之熖已灰尚安有三狐之小人乎曰解難固本於去小人之險然天下之小人已衆其可謂難解而遂無小人之可險乎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失之於逄萌魏武勇略失之於張邈九二君子其可遽謂難已解而無小人之可慮耶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鸇並擊一洗姦邪凶惡而空之此人臣之大節也楊氏曰田者力而取之也去邪媚不力則雖去必來不直則雖行

必格不中則雖甚必亂力直中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以陰柔之質險詐之極而位乎九二大臣之上何異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路車乘馬以行於大逵乎此竊位僭上之甚者也孰不羞薄而醜之其致寇也必矣小人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

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夫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以一衣服之不稱猶足以致災孰謂小人而可以乘君子之器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一璧之不稱猶足以賈禍孰謂小人而可以秉君子之器乎況乘器之貴於天下也久矣君子來朝何以贈之路車乘馬君所賜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人所榮也德不足稱盜斯奪之固其所也以負人而誇乘是優爲之升於冠冕朽木之登於宗廟盲者而用公

輸之尋引瞶者而聽師曠之樂器處非其據不亦甚乎有其德而無其器於我何損秉其器而薄其德人其謂我何昔趙高僭秦而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皆亡趙忠張讓擅漢而致董卓卓至而二豎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六三誰咎也象曰亦可醜也負荷之小人而且乘載可醜惡也又誰咎也德不稱而致寇戎無所歸咎也然則人之無媿於君子之器者宜如之何曰必有夫子至聖之德然後無媿於正立執綏之禮必

有仲山甫既明且哲之德然後無媿於鏘鏘喈喈之美必有韓侯虔恭爾位之德然後無媿簟茀錯衡之懿不然處非其據國人疾之其禍殆有甚於懿公乘軒之鶴矣徐氏曰負謂上負九四乘謂下乘九二三以柔處二剛之中頑然不解故有負且乘致寇至之象貞固守此豈不吝繫辭夫子釋之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慢藏

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指初與三也四雖陽剛然以陽居陰於正道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解去其初與三之小人然後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夫稂莠之除嘉穀之合也蕭艾之衰蘭芷之集也異類之跡同類之親也遠邪黨則正人親去凶人則吉士合今以剛健如九四協比大君如九四而下應初陰

如一拇之在足是小人也近比六三如一拇之在手是小人也四於比時能解而去之斥而遠之則陽剛之朋胡為而與我不相信哉象曰未當位也唯其不當位故聖人有此戒於正不足復比小人則與君子之誠有所不至也安能使君子之朋至斯孚乎遂乎馮比八人而申叔晦遠之郭子儀信吳曜而僚佐去之此失解拇之義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

退也

五居君位為解之主以君子之道而解難雖小人亦信而服之也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此天下之至理也解之六五以柔順而得中以得中而應剛君子之道也以君子之道而解難豈不能斥遠邪黨以寛天下之憂豈不能去斁倫敗法之士以消吾道之禍於斯時也不特抱道之士與我相信其反道敗德者猶信其無私心也不特在位在職

之士與我相信其失位失職者亦信其非濫罰也殆
如天地雨露萬物而枯木朽櫟之不被其澤亦信其
無偏潤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而沒齒無怨言何
也以其足以信服其心也諸葛廢廖立于沒後而反
使之垂泣思慕何也以其足以信服其心也故君子
有解之道孚于君子未足見其大孚于小人乃足見
其大也象曰小人退也小人雖退而有以孚之服其
心也雖然燕雀之不可為鳳凰昆蟲之不可為龍龜

固局於氣質之偏而不可變人為萬物之靈其中其秉彜其性命小人與君子其初本一也使小人因其信服之頃悔悟自新未有不可為君子者何苦自賤其貴自賤其天甘為小人而歆羨仰慕君子哉程氏曰君子之所解去者小人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六三也高墉六三之負乘而竊高位者也射而獲之者上六也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公也六三之悖亂遇上六射而獲之悖亂渙然離散而無餘矣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嗟夫小人之為害其與鷹隼無以異也口含王憲手持王爵而冒據天位之尊者即隼之鷙翮當雲霄也貪而竊祿嗜利無厭下以摯搏一世之生靈即隼之攫身思狡免也固位持久窮極不去至於終有永其老姦巨猾之名者即

隼之真骨老崖嶂也其不可以居高位亦猶隼之不可以立高墉隼在高墉盍以弓矢而去之小人在高位盍以直道而去之吁此上六居解之終而有去小人之功其猶射隼于高墉而無不利歟象曰以解悖也隼居高墉是小人在高位而悖亂者也公用射之所以解其悖亂也徐氏曰公五也用謂五用上也隼鷙害之物謂三也墉内外之限三所居之地也解之不解者唯三用其所應而解之必矣故曰無不利楊

氏曰當解之時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名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孽顯是也拇者小人之微賤通嫣是也隼者小人之鷙悍異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亦詳乎繫辭夫子釋之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

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
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 兑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為義有克己之義有制物之義損僞而盡誠克己之損也損文而就質制物之損也損僞而盡誠則可以為大善可以絕悔尤可以固守而弗去可以常行而

無害皆損其所當損者也損文而就質則可以抑奢侈之過可以節浮靡之弊可以遏世變之浮可以反誠敬之實是亦損其所當損者也以損而有孚言之是損而至誠順理乃損人欲以復天理自然元吉元咎可貞利有攸往也以二簋可用享言之則反本從儉損節上素略多儀而崇敬誠雖二簋可交神明不必陳饋八簋每食四簋也雖然損而克己則推之制物皆足以得宜未能克己則推之制物皆有以失其

宜是克己之損與制物之損實一事也噫天一之水用之以潤五穀則為善用之以潰城郭則為惡地二之火用之以烹九鼎則為善用之以焚宫室則為惡大易之損用之於君子則為善用之於小人則為惡自損道之不明於後世於是有窮征極斂損天下以奉一人者矣於是有嚴刑峻法損民命以逞已威者矣於是有峻宇雕墻酒池肉林損民財以供耳目口腹者矣於是有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損民力以事外夷者矣

於是有臧情蕩性損天性以益人偽者矣嗚呼使其知損有孚之旨聞二簋可用享之說則能遏人欲以存天理絶浮華以尚質素豈至於是耶此擇善之不可不精也程氏曰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此以卦德釋卦名義也以兌澤之深而益艮山之高是損下益上之義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亦損下益上之義故云其道上

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損而有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夫子以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無別文之與實本相須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

足以爲其誠矣又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所用而用之不可也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損益盈虚與時偕行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虚之與時偕行也楊氏曰其損七其所以損之者一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懲忿窒慾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九二六三之益六四六五上九此損己以益人也六五

虛己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己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己益人而又酌損之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為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乜然所以損者一損之有孚損之不可不誠也然聖人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聖人何容心哉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凶歲不祭肺施

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卦其變為咸卦其象損澤益山有損下益上之象其占元吉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兌澤之深以益艮山之高損之象也君子體之其懲忿也如山之止定而不移而忿怒不行也其窒欲也如澤之窒塞罅漏而嗜慾不流也是亦克己之要道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居下上應
六四之陰四賴初之益者也初乃輟所為之事而速
往以益上无咎之道也然損者人之所難而初又最
下不可過損損之太過則其本傷矣必斟酌其義之
淺深而不失損已益人之道可也夫下之益上如子
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有疾敬趨事之心則可
以无咎有惰慢避事之意則不可以免咎先天下之

事而後一己之事則可以无咎先一己之私而後天下之事則不可以免咎此已事遄往所以无咎也然下之益上有當為者有不當為者憂國愛君之志固不可緩損已節以媚時君亦非所當為也仗節死義扶衰拯溺之事固不可緩殺身而無益於君損吾道而貪近功亦非所當為也此酌損之而後往乃所以无咎也苟息受獻公不正之托至于身死無名吳起急於立功至於屠其妻子其於酌損之義何如哉遄

往之義勇於衛上者皆可為酌損之義非精於察理者不能為象曰尚合志也與四合志而速往益之乃所以為酌損也程氏曰下之於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又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人過與不及皆不可也魯連卻秦而辭其封四皓安漢而不居其位庶幾

損初九之義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以陽剛之賢而應六五柔中之君此亦損下益上也然二以兌說之資而以剛居柔不正以柔說不正之道適所以損之也聖人固戒九二利於貞正以柔說之道而進則凶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夫下之益上於柔邪則宜於自損於剛中則不可自損如其益上而損其剛貞則諛脣佞舌諂媚上心柔邪巽說逢迎風旨將何益於君德奔競成風敗壞名教將何益於人心上無道揆自我惑之下無

法守自我倡之將何益於國家如能剛貞自守則以此道而啟沃君心聖德之益也以此道而鎮安社稷國家之益也聖人於九二示勸戒謂之利貞者欲其守正不自損其道以益上也謂之征凶者戒其妄動自損其道而無益於上也象曰中以為志也中以為志則知征凶之戒而弗損益之之義得矣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而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造化之樞紐品彚之根柢天下無獨立之道亦無不一之理以一友一致一之義也以一友二雜亂之道也乾以動直而下交乎坤坤以動闢而上承乎乾此兩儀之絪緼而致一者也日昱乎晝而資乎月以成其質月昱乎夜而資乎日以發其光此兩曜之交而致一者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

乎內此剛柔之相應而致一者也曾謂人道匹配可得而三之耶所謂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亦致一之義也自此義不明於天下君臣之間至有一國三公而名政出多門之禍夫婦之間至有娣媵爭寵而致嫡庶爭立之禍是皆不知致一之道也今損之為卦下體為乾是三人同行也而乃損上爻以益坤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三以一陰而應乎陽上以一陽而應乎陰是一人行而得其友也三而損一以

其雜亂而不專也一而得友以其專一而不分也象曰三則疑也一人行而得一人是得友也三人行則疑於與是宜損一人也嗚呼天下致一之理自陰陽兩者之外不可以有加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此二而一者之本原陽一噓而萬物生陰一翕而萬物成此二而一者之功用苟知兩之為致一則知三之不得不損矣繫辭夫子釋此爻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陽剛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陽剛也損不善以從善也故曰損其疾人之損過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夫人心之病不知其幾也有所謂忿懥之疾有所謂憂患之疾有是疾而速損之可也如曰今日不治而有待於明日是猶戴盈之知非義而請輕之以待來年齊王好貨好

色終其身不見其有瘳亦可哀也已嗚呼悠悠之害道也久矣聖如成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賢如顏子不曰無過而曰不貳過勇如子路不曰無過而曰聞過則喜此皆有喜而无咎也使齊宣王戴盈之速損其疾則其為成湯為顏路也孰禦象曰亦可喜也无疾上也有疾而喜之亦其次也徐氏曰柔過為疾忿慾之類是也才柔者往往怠於為善初剛在下亦難於益己茍非自損其過自治其私汲汲然以好善

求益為心則應者緩而益者寡也能无咎乎凡言有喜有慶者皆內外相應之情也南軒曰當損而不損過也不當損而損之亦過也酌損之弗損益之言不過損也三人行損一人損其疾皆理之所當損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或益之者言益之之者不一也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十朋元龜也國之大寶六五柔順中正虛己以

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或益之者非一人也十朋之龜亦協從故元吉夫損之六五以柔中之德當損之時是能謙虛以下人也是能柔順以從善也是能脩己而從陽剛之輔者也由是勇者効其力智者効其謀近者通其明遠者獻厥聰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乎上其曰或益之者謂益之以衆知所以見人心之從矣天下之以心感者既服協助矣鬼神之以氣感者豈不叶助乎合而言之有天下之

益斯有元龜之吉無天下之益者亦無元龜之吉矣嗚呼詢謀僉同虞書可以知鬼神之必依卿庶皆從洪範可以知龜筮之協從秦誓之協卜必決諸同心同德之衆大誥之并吉必先之以十夫予翼之助吾固謂人心既從鬼神未有不從者也象曰自上祐也言自上天而降之福祐也楊氏曰一人益之十人朋而從之龜筮亦從而弗違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其所以為大吉而自天祐之歟此大舜舍己從人之盛

德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貞則吉而利有攸往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曰得臣無家得人心歸服無有遠近内外之限夫堯舜之博

施濟衆與僑之乘輿濟人其事同也而鄭政不得班
帝朝何也武王之散財散粟與梁王之移民移粟其
事同也而梁德不足以侔周德何也蓋无所損而益
人者其惠廣有所損而益人者其惠狹古人之與後
世其事業不同抑以此而不同歟使聖人必待自損
以益民是由以一炬之火而照萬里之晦以一卮之
水而填萬仞之淵四方萬里羣黎百姓安能周徧而
無遺乎今損之上六所以无咎所以其占貞吉所以

利有攸往得臣無家皆有得乎惠而不費之義上六之弗損益之不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象曰大得志也言弗損益之有是四者之效是大得行其志也雖然所謂弗損而益之果何道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不待解衣而衣帛已足以益天下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不待推食而穀粟已足以益天下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不待損吾心之理而自有以益人心之理也有以惠民而無傷惠之過則其无咎者此道也

立中正之法而不離乎善亦此道也助徹之法可通萬世所以利有攸往此道也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所以得臣無家亦此道也則弗損益之之說其聖人治平天下之大法乎上之人欲行弗損益之之道盍於井田學校而追思焉雖然好行小惠而不明大體者固不可與語弗損益之之義若夫當損而不損則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老弱轉于溝壑而倉廩實則又有悖於損上益下之義而為聖經之罪人也程氏

曰以陽剛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陽剛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而往則有益矣在上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之無有內外故曰得臣無家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説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之為義有履常之義有濟變之義可以履常而不可以濟變者非益之義蓋義者天理之公人事之宜益之所以為利者亦義焉而已耳非計功謀利之私

也非利家利國之陋也約已厚下而有以富天下屈
已利民而有以厚民心忘我為民而有以濟世難彖
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以卦
體卦才釋卦名義也損上卦初晝之陽益下卦初晝
之陰是損上益下也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是自
上下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自然民說之無疆自上
而降已以下下之賢自然其道大光顯利有攸往中
正有慶以卦體釋卦辭也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

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故利有攸往可以常行者無非理義之當然也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以卦象釋卦辭也震巽為木木主仁益之道可以濟險難扶顛危震木動於下巽木動而順於上順理而利涉大川亦無非仁道之流行耳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此又即卦德卦體以賛卦義之大也無疆以悠久言無方以廣大言與時偕行又言凡益之

道當適乎時也程氏曰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無有疆限也天地之益無窮者理而已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此卦其變為恒卦其象風雷有相益之象其占利於處常應變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則風雷之勢交相助益發生之功又足益物所以為益之象君子體之遷善改

過所以求益於己也闢義不能徙雖曰見善無益也不善不能改雖曰知過無益也君子體風之巽入而入于正道所以必遷于善也體雷之震動而動其悔心所以必改其過也其所以益己者自盡如此則推之益物亦自此而推之耳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吉是事咎是道理初九當損上益下之時在下為四

所任而作大故必大善而後无咎夫成大厦者非小材之所能支鎔大器者非小範之所能成君子著大有為之設施必著大有為之抱負立大事而恃區區之小智小善非惟不足以立事而過咎或由之而致矣初九震動雖居下無位上有正應動而有為者也然動而為天地立極必有參天地之大善斯可也動而為生民立命必善足以普民生可也動而為往聖繼絶學必真足以傳聖人之大道則无咎孔子孟子

雖不得位六經之書七篇之訓立萬世之標準植綱常於千古其功反有大於帝王之君臣者亦以大善而已耳此初九之利用為大作必元吉而後元咎也象曰下不厚事也在下者本不當處重大之事所以大作必元吉乃能元咎耳程氏曰在下者不能有為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在已者當

之為勝任自無過咎也伊周以之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德足以受幽明之益其身守之則有正己之善其君用之則有格天之善六二以柔順中正之德而當受益之時虛中無我中正無偏於人心則樂告之以善道於鬼神則樂告之以福祐反之吾身其正道可以終身而不渝正論可以終身而不變正行可以終身

而不悖謂之永貞吉者此也何也幽明之所以不違者理而吾身守之又焉有不吉乎一日君用我耶則其德足以共天位其才足以治天職其功足以共天禄以之享帝而可協吉也何也幽明之不能異者理耳用之享帝又安有不吉德在六二永貞而吉也王用六二享而吉也一貫之妙人即神也神即我也我即天地混融乎一天理之妙耳象曰自外來也言皆自外而益之也程氏曰滿則不受虚則來物理自然

也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衆人所是理之至當至是人朋而益之龜亦不能違也然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二之虛中而能貞固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焉有不通乎求益於人焉有不應乎損六五以柔居剛故曰元吉益六二以柔居柔故戒以永貞吉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楊氏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六二虛中有受則或人益之人朋益之龜亦弗違而益之為

吾王所用與之享上帝天而天亦益之以吉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彖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此言益道用之於患難之時而無過者不外乎有孚中行告公三者而已夫無難則信有難則詐無難則正有難則邪無難則守禮有難則擅權此習俗之常情也今益之六三居下之上處震動之極不中不正又居多凶之地而六三乃欲益民於多凶之際欲其

无咎不亦難乎使其以詭道而無愛民之誠雖一匡天下不能無欺偽之咎使其勇往而乏中和之道雖天下可均非所以為中庸使其專意為民而不稟達於君上則忠自己出而非所以宣布君德令六二果於救民勇於濟難而无咎者正以孚誠而無矯偽之失中行而無過正之失告公而無專僭之失也象曰固有之也謂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雖然有孚而不中行則誠非所當誠中行而不告公用圭則中非

其所中告公用圭而不中行則所以通其上者或非其道中行而不有孚則所謂中行者或不得其實三者之事反復言之實則一理也朱氏曰救焚拯溺果於益可也然非有誠心愛民見信於上中道而行亦不可圭者通信之物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三四皆不得中故以中行爲戒六四以益下爲心而

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古者建國有不便於民則視民利用遷然必有所依以立國依謂近五也以益下為任而合於中道以此告上無不從以此順動無不利也益民之事自狂者行之則亢言激論而無優游巽入之辭勇往直前而無相時度力之慮固不足以益下自狷者行之則迂濶緩慢而不足轉移上心畏怯苟安而不足以成就大業亦不足以益下唯中行之士所以告公者必其告之以避險趨易之說

告之以均田制禄之說告之以易地便民之說嘉謀嘉猷真足以入上聽而利用為依遷國也如此象曰以益志也以其有益於天下之志告於公也程氏曰六四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昔者盤庚三遷亦順民而動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陽實在中有孚之象益莫大於信惠莫大於心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中正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不問而元吉可知夫上帝降衷生民秉彝實理所在非惟君有之民亦有之上智有之下愚亦有之以吾之有覺彼之有機動籟鳴何有一之間斷君以至誠益

下之心而臨乎下先之也民以至誠懷德之心而順乎上應之也上之施益元吉之效固勿問之矣下之懷德其為吉也亦在茲象曰言勿問元吉而大得志則元吉可知也蔡氏曰心二也惠順也我以有孚而順二之心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有不待形諸言語而獲元吉也二亦以有孚而順吾之德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楊氏曰益之九五二帝三王之事也損六五言益不言損損之至也

益九五言惠不言益益之盛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无已心无恒者也无恒者无厭之求人弗與也獨倡莫和是偏辭也人道惡盈怨者非一故曰或擊之或字衆无定主之辭非但一人擊之也夫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凡厥有生同得天地之氣以爲性故雖堯舜未

常無人心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故雖桀紂未嘗無道心但人心生於形氣故私欲易流而易危道心隱於人心故妙理難見而甚微唯精以察之而明人心道心之别一以守之而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如是則立心有恒一人之心可以貫千萬人之心也使其私意交營莫有定主敝於私心而不能益人汩於利心而反求損下以益已則物我相形攻之者至矣程氏曰利者衆人之所

同欲苟公其心不失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切好利專於自私求自益必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莫肯益之有或擊奪之者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也象曰偏辭也又曰自外來也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所以爭之者至矣唯其立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常理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朱氏曰人道彼我相益而後安莫

益之有我而已一偏之辭不知道之大全也繫辭夫子釋此爻曰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者決也以五陽決去一陰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去小人當顯明之於公朝以正其罪故曰揚于王庭又當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

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自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攸往也皆聖人設戒之辭夫以公道而去小人此不易之說也然以公道而去小人亦有濟不濟者焉孔子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以公道也舜去四凶于聚衆之朝以公道也其行誠利矣以裴度而斥皇甫之姦邪其說非不公也而反為皇甫逢吉所擠張九齡指牛仙客之目不知書非不公也而反獲荆州之貶豈去小人者公道不足恃耶亦所

以行公道者有不可以直遂也夬之君臣其必揚小人之罪于王庭若曰上六陰柔邪説非帝王之佐而冒處諸賢之上是猶以履加冠以足加首此誠天地鬼神之所不祐四海萬方之所不與不去之則道化何以宣明風俗何以移易人心何以復治也揚于王庭者以此然小人既在高位豈無私人故舊之在朝而不可盡去者乎防慮之周尚庶幾焉樞機不密階之為禍於是至誠命衆而以危道防之告於其國而

不以兵革之威脅治之乃可以得行其夬之道也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此釋卦名而贊卦之德也健而能説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謂一小人居衆君子之上陰而乘陽非理之甚人誰不知宜顯揚其罪于朝庭所以示公道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孚誠以合衆危厲以知戒其危乃光大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專尚威武不主中道則所尚乃至窮極也利有攸往剛

長乃終也一陰決去即為純陽乃剛長之終也合而言之揚于王庭始之以公道也孚號至即戎行公道之事也利有攸往行公道之效也徐氏曰君子之盛不可以小人之勢孤謂無能為不盡去之而存其孽也唐五王不去三思而患生於所忽不旋踵而君子之禍烈董氏曰孚號有厲合開口處便須有劒從自家頭上落也須着說但使功過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朱氏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其危猶曰其亡

所謂與衆棄之則決小人之道光矣若隱其誅如唐去李輔國則不光矣傳曰無瑕者乃能戮人舜脩文德文王无畔援歆羨自治也故曰告自邑決小人不能揚于王庭孚大號于以藉戎兵以清君側猶鑿木去蠹薰社逐鼠豈夬之尚哉此卦其變為剝卦其象五陽去一陰夬決之象其占利有攸往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雨澤上於天其勢不居必決衆流有潰決之象君子

體之觀澤決於上而流注於下德也寬以居之仁以
行之若決而散則不可以畜矣故以此施祿則可以
此居德則忌程氏曰忌防也謂安處其德約立防禁
則无潰散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
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夫天
下有時中之理正邪有迭勝之事不思我之勢如何

而冒然亟欲去其竊位者不思彼之得時者何如而奮然欲斥其得時者鮮有不受其咎况小人之勝君子其心險於山川其忍毒於豺狼其謀深於坑穽吾而危言正論彼可以賣直而譏我吾而明道正誼彼可以傲世而斥我吾而薦揚正士彼可以朋黨而籠我初九以陽剛而居在下之位又居夬決之時任壯前進是壯于前趾也然以初言之則居下而无位无位則无時也无位无時而勇於前進其能必勝乎要

必自反而縮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斯可不為正道之累不為陰邪之所中也雖然容計陰謀以制小人之弊養驕縱傲以待小人之敗君子固无是心居潛龍勿用之時欲遽遂其風虎雲龍之志亦君子所不為也象曰往不勝也勢不能勝而且往宜有咎也楊氏曰不勝在往前宜其有咎為初六謀者唯充吾剛德養吾正氣守吾正道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吾道未可期如欲平治天下也小人豈能與君子對敵哉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當夬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縱莫夜有戎亦可勿憂恤也夫不自安者足以享天下之安不自逸者足以享天下之逸今夬之時九二剛健得中志得意行何不可者猶且惕厲號呼戒内戒外者何也誠以隱謀隠計伏藏不露小人之陷穽也憸儔私黨同惡相濟小人之禆援也讒言姦舌巧計中傷小人之鋒刃也使君子自謂力

量足以勝之氣飬足以爍之而内無戒心外無戒備則莫夜之變必有出於吾之所不料者矣此吾道之所以不可忘戒備而戒備之志乃安逸之所萃也象曰得中道也莫夜有戎者不測之變也二之惕厲而戒於内號呼以戒於外无事則不忘戒有事則不必憂乃得中道也嗚呼虞朝去四凶必曰警戒無虞周公兼戎狄必曰徹桑土於未雨者其以此歟朱氏曰小人知將亡其姦必衆人之疑以相恐動楊氏曰九

二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過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與小人本皆人耳其正邪之判特判於心術之微君子悞與小人合何世無之特不終其過而能去其係累之私則其凶可吉其汙可潔其晦可明也以岳之賢而薦崇伯以旦之聖而使管叔以樂正子之

學古道而從王蠋以孔明復漢之忠而信馬謖不拒絕之反壯其名位不鄙夷之反壯其志謀或以之敗績或以之生變或以之而見排於師門或以之而見負於敵國是皆君子之過耳然天下後世不以晉明其姦邪而不惑之也終能裁制情愛而不累之也頃為在上之物者上六是也陽為上六之應九三是也諸陽方同力而去上六九三乃與之為正應是以陽剛而壯助上六之陰柔以君子而壯小人其凶也不待

言然三君子也二小人也三陽剛也上陰柔也三若能果決而又決不係於私愛則始雖合於上六為其所汙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有慍終能決去小人則亦可以補過而无咎也象曰終无咎也是知應小人則有咎絶小人則无咎也劉氏曰有慍也自是不能堪正如顔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此類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

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牽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如臀无膚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壯故其行次且也若不與衆陽並進而安出其後如牽羊然則可以亡其悔然居不當位柔不能克已雖聞牽羊之義亦不信也象曰位不當也又曰聰不明也始以位不當言責之也終以聰不明

言惜之也噫以小人之陰邪而陷於人欲之深者固不足道以九四稟剛健之氣與君子同類而同去小人乃不中不正如此憚於聽言倦於改過又如此是此身已陷於小人之域也豈不甚可念耶是知君子決小人固聖經之所望君子而近小人尤聖經之所深戒也九三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何也九三以陽居陽得其正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莧陸馬齒莧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與上六切近陰者陽所說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如莧陸然則於中行无過咎矣夫至易去者小人至難去者亦小人過於急遽則激變而致小人之亂過於因循則畜養而固小人之勢過寛則巽懦不威而不足以聳姦邪之懼心過猛則暴戾無親而失國家之大體是去小人者其勢雖易

揆之義理則未容以易言也夬之九五以莧陸夬夬言之又以中行无咎言之君子之去小人不以振蕩排擊之為可喜而以周密詳悉之為可貴不以威命明赫者為可嘉而以施行之中節者為可尚是以古人去上位之臣以不廉廢者姑曰簠簋不飭以汙穢淫亂廢者姑曰帷薄不修以罷軟廢者姑曰下官不職又反而求之必使吾之施為舉措無一悖理斥黜之中溫厚具焉韜晦之表威嚴肅焉大中之理毫釐不過

必如是而後无忝於莧陸之夬夬也象曰中未光也

謂其比陰柔而中未光大故戒之也楊氏曰唯小人

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

尊尊則僭僭則强强則難遠李輔國者其初一家奴

耳䀮號尚父貫盈罪大而代宗不敢顯戮之至遣盜

以竊其首殺之者夬夬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一小人

而无變者无咎也然陰竊殺之而不明正邦刑亦可

羞矣豈足以為光大乎九五以之象曰中未光事雖

正而意有所係各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凡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便未得全美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

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

凶也夫聖人之於天下其善善長其惡惡短未嘗不

欲小人皆化為君子今夬之上六居五陽之上其位

甚高而播其惡於天下其權甚重而流其毒於萬姓

於此時而有所號呼是誠如飛廉之惡而武王不得而赦之如管蔡之惡周公不得而親之如少正卯之罪孔子亦不得而進之也悲哉上六之窮聖人雖有愛之之心亦末如之何也已矣終不可長也无所號咷豈能久乎然則上六一爻其小人之藥石乎李斯父子潘岳友朋臨刑之時正如此耳程氏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亾也

周易衍義卷十